論語 七八

眞讀完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通[illegible]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夭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魋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反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

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復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餘意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顔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時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畧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恐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叅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

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將王一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旣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常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爲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匪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沉潛淵默爲本 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

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者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敎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猶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子是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謙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敎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敎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文字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朱子曰修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修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麽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畧似脩德裡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從那非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

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裡面聞義不
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裡
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
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
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文字不可
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
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
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
毫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也
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南軒
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
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
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
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
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
自新故尹氏以爲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
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爲大本講學爲實功徙義改不
善脩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
始能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之改之始
可以爲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
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
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訟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下同)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上蔡謝氏曰吾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也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見者於斯焉於燕居非躹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蹴踖屛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底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字是發其如此甚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

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與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顔色得以全其愉悅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雖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非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子盛

○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

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
也○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
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
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
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爲如或見之不知
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旣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
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
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
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
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胷中無夢復者他
身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
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
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
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
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
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
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
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
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
死聖人覌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
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

也造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
志慮衰衰天意雖定之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
夢寐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
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證兆自是衰也○胡氏謂聖人識
存則其夢語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身旦晝之
所為學者須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
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
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註也身二字絕句盡承上文存行之語
而以心身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
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
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思當自作一句下文
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止庶得程子之本意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所之之往也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
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率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道
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
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

友交而信此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裡○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

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三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脩者皆德也吾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況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是據也○雙峯饒氏

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 曰前篇是從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 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

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少有 違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 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 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 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 據於德底骨了○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 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仁 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爲一矣據如手執拄依如身著衣拄 客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真 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至 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 仁則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

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illegible]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
重後者輕也本身內謂道德仁末身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無該兩交養也日用
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
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
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
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
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
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
在這裡這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
如礼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
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
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
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
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
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
守而不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
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
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
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礼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
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擧而內外交相養矣○

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
是小子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
爲本而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
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
○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
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
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
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
不違仁者太宗何曰吾於顔子之事既言之矣敢聞六藝之目与
所以教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
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
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
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
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
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
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亦可易者
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
仁而後藝可游以踈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
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
也華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踈密皆可
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

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行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文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相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爲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爲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爲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文成德之終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後志據依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若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躰用益貫矣[illegible]程內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躰者言道德仁藝允四者則道德仁爲本而主於內藝爲末

而主乎此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慶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眞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鼎反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曲禮下凡摯与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鄭氏音本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与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此羔鴈為傳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吾氏曰漢諸王娶禮於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

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

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

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

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爲善之塗苟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茲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

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

人也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然不至於大甚爾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慶源輔氏

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蓄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

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也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物

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
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因而啓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顔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私一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李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私一隅其三隅須是李者自去理會私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告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李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至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顔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私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継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上章已言聖人
誨人不倦之意因幷去声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
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李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程子曰憤悱
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顔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

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

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

則沛然矣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躐等之事必待憤悱而發是猶水之流壅遏於此而一旦決之則沛然而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教矣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以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獨行之故門人以為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

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哉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予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哭者聖人之所以爲安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

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終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声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安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命不足道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顏子幾平声於聖人故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与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
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朱
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
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与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
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
云惟我与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藏
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盖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
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
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
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
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
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功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
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
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便
漫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
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
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
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存
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
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

我藏吾身室遷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霽則
行霽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
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不柰何底意
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柰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爲中人以
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
命是爲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
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
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
而已用之而設藏不仕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世也是時欲扶世立
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
所以旁觀一世惟子淵亦已同也譏著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
遁而不知其心也爲邪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
之在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
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見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
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
有此也二箇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箇舍
兩句字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豪必戚戚[illegible]者
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通張氏曰子謂顏
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惟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
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則
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句是也

如後章顔淵句絶而曰守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絶而曰守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顔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美速無意必固我者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爾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顔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声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

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知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番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說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戒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審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暴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成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急於索而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illegible]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

舍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退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過是以惟顏子爲可以与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亦不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爲之執鞭其言本此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

言之耳命一時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
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
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朱子曰上
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
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求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
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於得此章語脈分明揚氏
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
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

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矣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揚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見此則其愼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以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之以爲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音味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

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

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

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觀韶而行直其常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

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

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illegible]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

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

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与如何曰彼以一月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

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

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傾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慶源

輔氏曰夫子之於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并當身
大舜無不幬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
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此其誠意之深所以見於
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永
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
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
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況
韶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賛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
斈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
作爲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斈之忘
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
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問韶而
斈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舜其最後歟[illegible]仁
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并子在陳
同聞韶三月以四字爲一句斈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
文也○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問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苦怪反 聵 五怪反
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

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小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嫡孫承重是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雙峯饒氏曰無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所綺反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間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心有當立者柰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柰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者未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

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
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退一步便是夷
齊得之矣○蒯聵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令蒯
聵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爲當立公子郢不知
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
方伯拔郢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
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
安心本仁纔傷著本心則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人得之而爲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爲尊是不忍違
其父叔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犯其兄若輒之拒蒯聵則是忍
於拒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
人心雖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卽乎人心之安乃謂之
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
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
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是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其心安乎○程子曰伯夷
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新安陳氏曰無諫伐言所以廣其不悔之實
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夫子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惟
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夷子而不仁者

有去甚如何便是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聵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眞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很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與爲予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亦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其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抗之處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

事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脫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微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不再問而後知所决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聵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其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爲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爲信也○胡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大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記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又皆日暁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飮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晩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麁飯也聖人之心渾上声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爲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極 其視不

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朱子曰聖人表
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
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
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
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
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
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所樂者何事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
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
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
繼前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
勢位奉養之盛耳此學者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亦固
有之無所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
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
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
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
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

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發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室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專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又回不爲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若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至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
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
平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
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上聲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爻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蓋聖
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
又不可以易去聲而學也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
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着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
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
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斈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

而悔吝進退存亡皆是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
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覺軒蔡氏
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
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
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
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亦不敢易謂可以
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
爲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
辭者非是自以爲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
俛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
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窮即此日自然而然非年高德
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憂乎憂患之塗又
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
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
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
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
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
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
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
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
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

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好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亦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好易則皆可以無大過非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雅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

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試○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斈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詠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猶言也書所以記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謹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記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此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斈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之子僭王其臣皆僭)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声)名言者與(音余)○(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音玆)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去声)學之篤爾(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求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illegible]

樂長不可幷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

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

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之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

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

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

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

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

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

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盡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

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卽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在於好學乎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

莫辨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与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过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躰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者好所以自然学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躰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扶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学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辞也○好人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学者然其所謂学豈若常古之学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人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学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学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

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斈時要無所不斈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辞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爲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叅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爲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求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南軒張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也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

以語(音御)入也 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書表神而別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此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及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怎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之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

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記皆得

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爲心則擧天下萬物凡有感乎

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思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固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吾

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無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

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胡氏炎湖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

省可是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身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己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旣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斷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還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毀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之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邪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

命在己而已與天爲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爲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在人桓魋則爲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声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爲教所當知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

亦不敢躐易陸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覺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卒怠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審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嚬笑謦欬之間而未常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頹然在

上何足以為天雖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群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為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樸用盡於此而决之當時群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屡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躰道与鬼神躰物而不可遺之躰同道無形体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静語黙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躰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来是所謂与道為躰而無所隱於人也○陸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声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朱子曰不以文無由入說与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復是自家躰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

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麽忠信是箇甚麽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功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以學之事故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而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并進則為學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修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顯處尚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繼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躰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華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

當俱盡也敎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爲善如處在然善人有恒者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吾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爲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從來懸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爲思其上者

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卻欲作富底氣象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聖人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擇其善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

有無有惡背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是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焉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誇大其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

得見而至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文字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為君子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階與自有恒而入學而老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況敢望進德造於閫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綱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然盡物取之絶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爲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

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

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矣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容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一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盖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

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不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未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從從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着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亦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李子錄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者有從周

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

[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潔己以進]斯受之耳[毋潔毋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只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並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葢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之爲不善而今日一向善未可知今自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挾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絶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

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未至之意曰昔者已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盖亦於日月躰驗哉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盖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者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其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盖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持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至何向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要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昭公魯君名裯（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 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姓夫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擬諱之語）

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然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爲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諱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制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制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

國之君知礼与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礼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礼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殊露己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姦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辞氣之間其天地造化与

○呉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礼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与期可謂两盡其旨矣

○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不知父子君臣之義爰知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礼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礼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考〕董氏彝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朱子曰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令世間人与那人說話拜人正說得为自家便從中截断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其氣象与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与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我不得而知今必使

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宜之旣畢而許與奬勸之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反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平聲旣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詳審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代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旣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聽翁太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旣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亦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声之難易去声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務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不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身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是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有實之難與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二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猶言而躬行

為行哉集註以言行之雖易綴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誠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体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麽誨人是箇甚麽○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己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晁音朝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當時有稱

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然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至於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爲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能知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及也○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

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辭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声下素行同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去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祈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問聖人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

以此自居雖味某之禱久矣二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生者疾病時嘗禱爾于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之素履無愧必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指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蓋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諂神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其道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恐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

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識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独承謬以為請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故曰丘之禱久矣辞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獨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已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明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充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礼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

僭犯爲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
也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且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以
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禮故常舒泰小人役
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張氏曰正
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
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爲物所役
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
而不憂慮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

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眞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禀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

惟聖人全體渾上聲然陰陽合德

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

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温底意思温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温勝厲伯夷則厲勝温○問集註六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以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聚間可得而指言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夫以順卑下而恰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嚴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温厲之說若直以厲爲主識可爲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趍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求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彊久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声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芳服反而玩心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通釋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 通釋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王季父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敬夫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荊吳以讓季歷也可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太伯見季歷既生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天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太伯讓又明道亦去太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太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身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共經文三讓字親切無得而稱其遜

隱微無迹可見也盖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問詩云至于文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也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附】仁山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耶況太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亡之日太王之心決不爲此其悖也○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非言其太王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太伯之讓季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

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
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音潮)諸侯有天下矣乃棄
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
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太伯
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 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
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其書謂太王有疾太伯采藥不返意此時去也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
也 (通攷)仁山金氏曰太伯采藥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哉夫子斷之
曰以天下遜也且太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不從事見(賢遍)
返 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為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吳仲少曰季
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
山遂之荊蠻荊蠻者楚之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

見存而去古荊蠻者楚之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
楚故通謂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書史如云蠻彀之繇也斷髮
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亦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故赴喪
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
於越也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
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
父之謂斷髮文身者蓋不不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
仍未定然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夫者太伯之讓且
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
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
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
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
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知君臣
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
說一过不是泰伯之心則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
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然一者中須見得道並
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
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
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
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
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
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

則其讓著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而不可加也曰大
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極成之至於父死不
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曰大王之欲
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
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不赴毀傷不爲不孝蓋處
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陳氏曰泰伯
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
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
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
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爲他日開拯民
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旣
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与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
歷子得遂其志矣今自泰伯与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
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
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歷三世尋幾浸盛人
安得而窺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
而後人始知之歟 通證 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卽其一事
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
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奄有四方讀此詩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味夫子
以天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太王

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文是而王迹始著盖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當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愼勇直者哉盖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爲甚文矣○慶源輔氏曰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也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通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爲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篤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啟厚上行下效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朱子曰據語說未穩吳氏以爲曾子言若吳氏分作兩段說者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見孝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詩稱將死上平日字對

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去聲）畢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芳服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爲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去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也身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体既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不虧其体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黄氏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着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户庸戒謹恐懼者敬之意○曾子奉持遺躰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之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念之微有毫釐之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道理小累不撿點便要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怵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与易簀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發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審矣路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自省未之覺猶爲未正也至歿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一毫放○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毀傷苟免之意故又持以不虧其行申言之尚以扁中人也曾子嘗以啓足爲已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愚人由曾子平日所言皆嘗未善自謙去聲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識音志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擧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朱子曰暴是剛者之過慢是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是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 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莫教色取近於信表裏如一 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任心地而中不依心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此皆外

顔有許多摸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着便是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顔色以見於面者言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背並音佩謂背理也

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

遠暴慢正顔色便須近信○動出都是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顔色亦有假做在這面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

氣之出即容僞不得籩竹豆豆木豆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葅醢之屬言

道雖無所不在新安陳氏曰此語甚闊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

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井悉

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音扶籩豆之

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則有司之

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辭然見於面者有出辭氣如脩辭立其誠有

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已所本有故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爲說故云道之

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僞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處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者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末爲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究大躰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文字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全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尙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益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言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

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
慢正顔色不出誠實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
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亦不足以爲道矣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着
實效驗故曾子於死時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
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皆本則乎時涵養之說也
後本則說乎持守之說也擧說與本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趣意其
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昧問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與察親
切所可致也平日涵養有由又從自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絶之
前皆涵養有要刻之遑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
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爲長○陸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
爲說乃朱子所欲兼學者評或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身有司
之守於樂說一歸這籩豆列籩豆以承禮爲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
乎道不求之高虛而求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
日涵養靜時者省察即臨事動時者如動容貌使省察
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無該工夫周密
一如無令闕又此章因曾子之失而告之其爲人得亦忽略於脩身
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illegible]戶山金氏曰動正出之
習而存養是頭暴慢倍鄙皆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
道之工夫斡旋中者正由中出則與其成德之事蓋脩身乃道之
本猶存存二字上說程子之意謂察二字下不字者之功可謂補
處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凡容貌言色無時不忽豈

然點坐存想而後爲存養 只點坐存相已是正顏色矣 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

周旋中云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忘斯近信矣出辭

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交於外亦卽集註

作說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

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 集註之意則以爲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

況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 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

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 殁之善言不獨可爲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

其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簀最後又曰曾 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

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 修養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

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 所謹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

以切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顔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友多矣獨以爲顔淵者非顔子不能以身比然顔子與曾晳爲輩行又顔子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顔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去声此謂犯而不校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行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顔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顔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也較甚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顔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慶源輔氏曰以理言也釋上四句不必得爲在

已失爲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下一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個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曾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再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更無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如此〔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乎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偏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峯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不虛然後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

可謂君子矣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礼疏云六尺年十五亦知爲嗣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爲之本

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彼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畝有者

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新安陳氏曰旣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託其爲君子人者今欲知其爲君子人矣夫意以節爲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峯饒氏曰旣以才節并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雖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急之時志意堅定雖風勢搖撼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斷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毅魚旣反強忍也新安陳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平聲下能勝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

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矣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那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那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彊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乎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乎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爲之心自怠者無必爲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通考

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特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止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覆以盡工夫緩進之詳爾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

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身不重所以學者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体以爲己任何謂重學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躰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者但欲知之者矣存生俱生無有一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彊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引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蓋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能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躰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躰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爲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發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一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

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此是實以居之之居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只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并立對說

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蓋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

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剖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其為言既易上声下同知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復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声善惡去声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己接

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介諧之束出記禮運○新安胡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文字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充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二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二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

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鐘鏞此八音也○朱子曰言去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之中爲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爲宮則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大蔟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大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黃宮聲既下而商角羽二聲又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大蔟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壓之其聲和矣若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諺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污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强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知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

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声十二律作者非一

人不知如何能孔洒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

成一左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德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

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二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更

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

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

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

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

孔子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教感發

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

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爲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

是其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声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扞格之意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者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籥干戚以節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声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峯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礼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者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礼者也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礼是持守成樂是變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礼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礼樂為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習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其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

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
易去声下同先後淺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與詩立
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
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
易入故學之而得所以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
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
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
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声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
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
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
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

詩易於礼礼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
難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
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
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
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
詩也古人自洒掃[并去声]應對以至冠[去声]昏喪祭莫不有禮
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
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
箇學其六律八音習
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
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
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當志
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

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雖以夷狄之声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礼樂之制雖亡而礼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礼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礼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礼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之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峯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礼樂礼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必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也

之知則爲之亦不至者亦過之而亦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
惑志所以生也○不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也道
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此皆是使之由也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
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
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
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曉爲
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彊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由
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
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文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
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
潜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
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
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推原來歷是性命之
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
雖凡民可律以詩禮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
愚凡民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
理不可使之知此理者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師天下以
暴而民亦從之必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師之以
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程子曰聖人設教
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

甫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群狙以此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狙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群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説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説誦不識聖人而背爲是欲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朱氏公遷曰言爲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於樂是行之事況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是學者爲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而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文一是三人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文二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一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爲律身爲度權有不必言者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曰人
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亦至於亂○慶源
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
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
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
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
曰好勇而不疾貧者必遷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
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
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而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
而致亂乎通釋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
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是按
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并行而不相悖者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色也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挟
己所有是吝○南軒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
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

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着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説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身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説得正意分曉然後説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者惜不肯與人説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爲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爲主蓋吝其在我則謂

我有餘無便是要驕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眞氏曰趨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文當熟思盈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吝受不得内而德善未有些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焉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系王吝收縮始以驕吝於財既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爲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爲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内發著易見藏者難知文子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

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猶工於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是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康相非不篤

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朱子曰未

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已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

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退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

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

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

之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

可不出否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

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

其道也○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邦有道貴於士者爲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進不失已退不失義者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爲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者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須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爲用而下句錄一蓋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分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

雖由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面深爲可恥此皆學者之所當勉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

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章尤爲明白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遜問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

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理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不以縕袍而不恥乃所以爲賢非所以爲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因而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

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職耳自卑而推如士子

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侵於天道乃爲備耳然亦非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

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害可爲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爲也○雙峯饒氏曰此章

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不謀公卿之政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謀三公之職三

公不可謀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君又當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

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程子曰詩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中樂正音不用而散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從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要奇○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太史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樂記曰旣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末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與摯寶等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以夫子之聖而一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也自新[illegible]齊[illegible]者[illegible]及[illegible]以莫[illegible]數[illegible]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 通曰 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

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正樂之功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音通)而不愿悾悾(音空)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絶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爲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絶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爲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悾悾者氣稟之偏狂而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絶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絶而改之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魚結反)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

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底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不諱藏在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却恁地說大話立大論全於到利害處知有己更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是事只是任或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說詐在侗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若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吾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者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

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求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撑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待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樂音洛

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勤其心其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以謂堯欲如此而他聖人不与也○慶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与天地準之言与天地平等也天大無外大堯德亦如此大与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与文章而言堯德之与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徧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

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焉字對之則字想以末二句取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也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息列反皐陶音遙伯益范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皐陶禹治水益稷爲有功舜欲讓位於皐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書之臣五人其尤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冤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污謂之污也與古之訓

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
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馬融讀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詩曰亦右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
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
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
人而已吳氏曰唐虞至斯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
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身德合言者於才子才難是也有身德
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周太道是也才子以各聖賢淵中肅恭懿之德言身也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
本體言才蓋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兼用兼全者也若身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德雖才未備不害

爲君子才不及於德雖其才可喜者免爲小人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卻多於前於今爲盛卻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有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使後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眞元會合之運一見於古而僅再見者也五人反以爲盛者即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荊梁雍去声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劉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國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誅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

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譏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爲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是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乎廟享而人鬼享之鬼神 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 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 冕冠也 胡氏曰冕冠上覆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 皆祭服

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蓄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從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四蒡十号

